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创造季刊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创造季刊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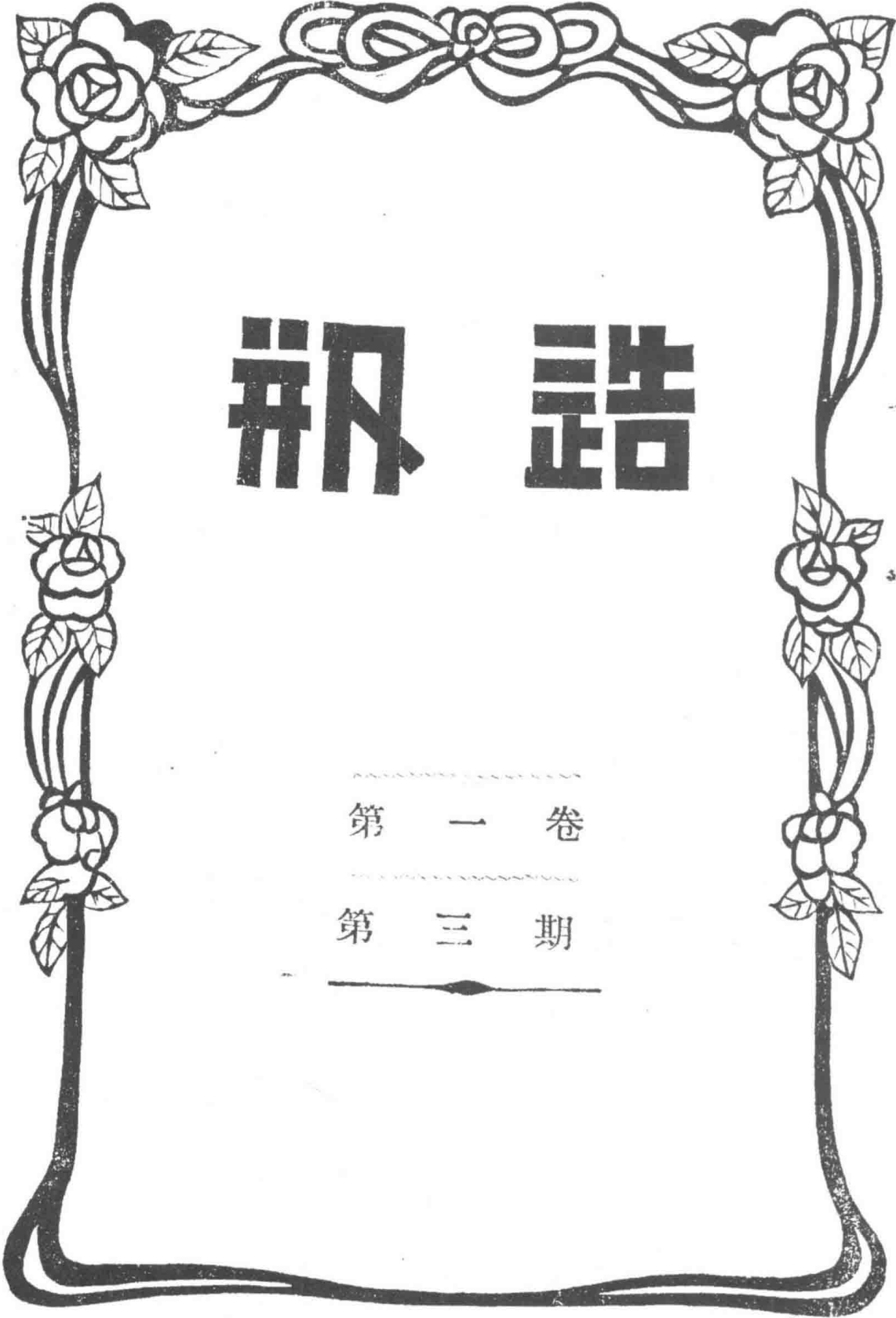
未央 郭沫若	七
复活日 木天	二七
一班冗员的生活 张资平	二九
壁画 滕固	四八
彷徨(诗十首) 郭沫若	六一
木犀 陶晶孙	六五
秋江 袁家骅	七六
疟疾 方光焘	八〇
孤独的悲哀 郁达夫	八九
诗 王怡庵 何畏 郑伯奇等	一〇一
黄昏 何畏	一二
春潮 郁达夫	一二七
灰色的鸟 成仿吾	一三四
反响之反响 郭沫若	一四七
学者的态度 仿吾	一五九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漠 郭沫若	一七七

歧路	仿吾	二一八
通信	伯奇 沫若 仿吾等	二二四
编辑余谈	仿吾	二三三

第一卷 第四期

孤竹君之二子	郭沫若	二四三
爱之焦点	张资平	二六八
上海幻想曲	何畏	二八五
采石矶	郁达夫	二八八
可怜的少女	赵邦杰	三〇六
寄怀实秋	闻一多	三一九
答一多	梁实秋	三二〇
荷花池畔	梁实秋	三二一
怀	梁实秋	三二四
答赠丝帕的女郎	梁实秋	三二六
赠	梁实秋	三二八
琴音	冷玲	三二九
母亲	冷玲	三二九
和暖	冷玲	三二九
冬郊	冷玲	三三〇
我不能忘记	冷玲	三三〇
沪宁道中	冷玲	三三三

沪宁道中见送客者	冷玲	三三四
月下	冷玲	三三四
尼庵	陶晶孙	三三六
路上	张定璜	三四七
好像是但丁来了(诗十首)	郭沫若	三五六
坟墓	张友鸾	三六〇
上帝的儿女们(续)	张资平	三六九
Oshibana	徐祖正	三七九
石像的复活	滕固	三八四
《沉沦》的评论	成仿吾	三九五
《残春》的批评	成仿吾	四〇〇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成仿吾	四〇六
SHELLEY	张定璜	四一七
英国浪漫派三诗人拜伦、雪莱、箕茨	徐祖正	四二八
雪莱的诗	郭沫若	四三五
雪莱年谱	郭沫若	四五六
Chanson de fleur morte.	王独清	四七七
俄罗斯文学便览	何畏译	四七八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	成仿吾	四八八
通信	凤举 闻天	四九七
编辑纵谈	成仿吾	五〇〇



新 誌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軍人必携 興登堡東征實錄 丘兆琛譯

是書爲興登堡自傳中之最精彩的一部分；所述壇年壁戰，馬朱湖戰，南北波蘭戰，如何殲滅拿黎軍，如何擊破燕綿軍，如何重傷尼古拉大公軍；其以弱敵強以寡勝衆之戰況，無不描寫盡致。乃國民革命軍武裝同志最好之參考資料也。

道林紙精印附地圖六張定價三角半郵費六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創造 (第三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創造社

發行者 趙南公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各省新文化及新智識書店皆有出售

本期所載小說詩劇曲等類皆有著作權

定價	定價	現款	項目
郵費	郵票九五扣	四角	一冊
外日國	國本內	五五分	全卷四冊
一角一分	二角二分	一元六角	全年一卷
六角	二角	一元六角	

創 造 季 刊

第 三 號

目 錄

第 一 創 作

- | | |
|-----------------|---------------|
| 1. 未央 (小說) | 郭沫若 (1— 20) |
| 2. 復活日 (散文詩) | 穆卜天 (21— 22) |
| 3. 一班冗員的生活 (小說) | 張 平 (23— 41) |
| 4. 壁畫 (小說) | 滕 固 (42— 54) |
| 5. 徬徨 (詩十首) | 郭沫若 (55— 58) |
| 6. 木屋 (小說) | 陶品孫 (59— 69) |
| 7. 秋江 (劇本) | 袁家驊 (70— 73) |
| 8. 瘡疾 (小說) | 方光靈 (74— 82) |
| 9. 孤獨的悲哀 (戲劇) | 郁達夫 (83— 94) |
| 10. 詩選 | (95—105) |
| 11. 黃昏 (小說) | 何 畏 (106—127) |
| 12. 春潮 (長篇小說) | 郁達夫 (121—127) |
| 13. 灰色的鳥 (小說) | 成仿吾 (128—137) |

第 二 評 論

- | | |
|----------|---------------|
| 1. 反響之反響 | 郭沫若 (1— 12) |
| 2. 學者的態度 | 成仿吾 (13— 27) |

第 三 雜 錄

- | | |
|-----------------------|------------------------|
| 1. 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 (譯詩百零壹首) | 郭沫若 (1— 41) |
| 2. 歧路 | 成仿吾 (42— 47) |
| 3. 通信 | 伯奇, 仿吾, 李苦沫若 (48— 56) |
| 4. 編輯餘談 | 成仿吾 (57— 59) |

世界聯邦共和國憲法

現已出版

精製一巨冊

平裝四厚本

實售大洋

二元八角

二元四角

上海

泰東圖書局

印行

內務部編

地方自治講義

平裝十二巨冊

實售大洋五元

四版出書

特價四元

另備『優待券』函索即寄。如各縣籌辦地方自治講習所，需用大宗時，可直接函商。本局為發展自治事業起見，當特別優待。

上海

泰東圖書局

印行

創 作



未

央

郭沫若

(一)

愛牟好像一個流星墜落了的一樣，被他的的大的一個兒子的哭聲，突然驚醒了轉來。他起來，昏昏朦朦地，抱了他在樓上盤旋了好一會，等他的哭聲止了，他們又纔一同睡下去了。

他這個兒子已經滿了三歲，在十個月前早已做了哥哥，所以不得不和愛牟同寢。因為在母胎內已經飽受了種種的不安；產後營養又不十分良好；長大了來，一出門去便要受鄰近的兒童們欺侮，罵他是「中國老」(Chankoro, 日本罵中國人的慣用語,) 要拿棍棒投石塊來打他；可憐纔滿三歲的一個小兒，他柔弱的神經系統，已經深受了一種不可療治的創痕。他自從生下地後，每到夜半，總要哭醒幾回。哭醒之後，圓睜着兩個眼兒，口作喧嚷之聲，握着兩個小小的拳頭在被絮上亂打。有時全無眼淚地乾哭。有時哭着又突然嬉笑起來。諸如此類，在最短的時限中，表現出種種變化無常毫無連絡的興奮狀態。

見他兒子這麼可憐，早是神經變了質的愛牟，更不免時常心痛。他的女人因為要盤纏家政，又要哺乳幼兒，一人周轉不來，所以愛牟不免要犧牲——在他心中是這麼作想——他些時間，每逢沒課的時候，便引着他的大兒，出向海邊或隣近地方去走走。

他們的寓所，是在一座漁村之中。村之南北，有極大的松林沿海而立。跨出寓所門，左轉，向西走去時，不上百步路遠，便可以達到海岸。

海面平靜異常，砂岸上時常空放着許多打魚的船舶。每當夕陽落海時，血霞沉天，海色猩紅，人在松林中，自森森的樹柱望出海面時，最是悲劇的奇景。在這時候，愛牟每肯引他大兒出來，在砂岸上閑步。步着，小兒總愛弓起背去揀拾砂上的蚌骸，揀一個交一個在愛牟手裏。弄得愛牟兩手沒有餘地時，他又悄悄地替他丟了。愛牟沿路走着，沿路替他兒子指說些自然現象：時或摘朵野花來分拆花蕊，時或捉個昆蟲來解剖形骸，時或指着海上打魚去的船隻，打魚回的船隻，使用一種沉抑的聲音向他兒子說道：大兒，你爹爹的故鄉是在海那邊，遠遠的海那邊，等你長大了之後，爹爹要帶你回去呢；小兒若解不解地，只是應諾。有時不想走的時候，便坐在沙岸上，隨手畫些魚兒兔兒；他的兒子也弓起背來先畫一個橄欖形，在其任一端鑿出一個小洞，便洋洋得意地說道：爹爹，魚兒。他們就此也能彼此相慰。

寓所近旁有座古廟。廟前老木參天，大多是百年前舊物。樹陰中茶舍兩三家，設茶榻樹下，面草席坐褥於其上，以供遊人休息之所。廟門古拙，屋頂有純鴿爲巢。門側井屋一椽，覆蓋一眼井水，一甕清泉，以供拜神者淨手之用。屋頂馴鴿時時飛下地來，啄食遊人所投米穀；或則飛到井水旁邊，在水甕中浴沐飲水。此地愛牟以爲頗有詩趣，所以也肯帶着他的兒子走來。來時隨帶米麥一囊，父子兩人走至廟前，把米麥投在地上，鴿子便一隻飛來，兩隻飛來，三隻飛來，飛來得愈多，小兒便歡喜得在鴿羣中跳舞起來。

愛牟近來更學會了一種技藝了。

他們在白天遊玩了之後，一到夜半來，他的大兒依然還是要哭醒。他等他哭醒的時候，便把他們白日所見，隨口編成助睡歌兒唱給他聽，他聽了，也就漸漸能夠安睡了：從前要隔過三兩鐘頭纔能睡熟。

的,如今只消隔得個把鐘頭的光景了。兒子也很喜歡聽,每逢他疲倦得不堪,不肯唱的時候,他偏要叫他唱,唱着唱着,他比小兒早睡去的時候也有。

今晚他大兒哭醒轉來,他把他匡好,一同睡下去了之後,他也叫他唱歌。他也就拖着他感傷的聲音唱了起來。他唱道:

一隻馴鴿兒
飛到池子邊上去,
看見水裏面
一匹鮮紅的金魚兒。

鴿兒便對魚兒說:
魚兒呀!魚兒!
你請跳出水面來,
飛向空中遊戲!

魚兒聽了便朝水外鑽,
但是總鑽不出來。

魚兒便對鴿兒說:
鴿兒呀!鴿兒!
你請水裏來
浮在藻中遊戲!

鴿兒聽了便朝水內鑽，

但是總鑽不進去。

拖長聲音，反復地唱了又唱。唱一句，小兒鑽諾一聲，唱到後來，小兒的意識漸漸朦朧，鑽諾的聲音漸漸低遠，漸漸消沉，漸漸寂滅了。

天天如是，晚晚如是，有時又要聽他小的一個嬰兒啼飢的聲音，本來便是神經變了質的愛牟，因為睡眠不足，弄得頭更昏，眼更花，耳更鳴起來——他的兩耳，自從十七歲時患過一場傷害重症以來，便得下了慢性中耳加答兒，常常為耳鳴重聽所苦，如今將近十年，更覺得有將要成為聾聵的傾向了。

大兒睡去了之後，他自己的睡眠不知道往那里去了。幼時睡在母親懷裏的光景，母親念着唐詩，搔着自己的背兒入睡時的光景，如像中世紀的一座古城，優然浮在霧裏啊，那種和藹的天鄉，那是再也不能恢復轉來的了！……輾轉了好一會，把被裏的空氣弄得冰冷了，他又一納頭蒙在被裏，閉了眼睛只顧養神——其實他的「神」已經四破五裂，不在他的皮囊裏面了。他自己覺得他好像是樓下烟着的一隻豬腿，又好像前幾天在海邊看見的一匹死了的河豚，但是總還有些不同的地方。他覺得他心臟的鼓動，好像在地震的一般，震得四壁都在作響。他的腦裏，好像藏着一團黑鉛。他的兩耳中，又好像有笑着的火燭。他的腰椎，不知道是第幾個腰椎，總隱隱有些兒微痛。

突然一聲汽笛，劈空而鳴。接着一陣轟轟的車輪聲，知道是十二點鐘的夜行火車過了。遠遠有海潮的聲音，潮音打在遠岸，在寒冷的夜空中作了一次輪迴，又悠然曳着餘音，漸漸消逝。兒子們的呼息聲

睡在鄰室的他女人的呼息聲，都聽見了。他自己就好像沉沒在個無明無夜的洞黑的深淵裏一樣。

聽得太淒涼了，他又忽然把頭伸出被來旁邊掛着的一盞電燈，一連使他閉了幾次的眼瞼，他纔把眼神調製好了。

他的樓上共總是兩間房間。前房八筵，是他的書齋和寢室。後室三筵，他女人和小的——一個嬰兒便是睡在那里。——他們都是席地而寢的，前房西壁，堆積着一些中外的圖書。有些很巨大的厚冊，也有些紅綠的精巧書面，我們單從這些書籍上觀察時，也可以知道他是浪漫性格的人，他是失了中心點的人，他是水陸不論的兩棲動物。他把眼神調制好了之後，頓沉沉地看了他這書籍一眼，但是也沒有生出甚麼刺激來。他的眼光，轉到壁上掛的一幀肖像，一幀八寸來往長五寸來往寬的玻璃匣內的半身肖像，亂髮蓬蓬，白領高張，一眼望去時，就好像一個獅子頭腦的一幀肖像，他忍不着便激讚了一聲，「哦哦，悲多汶！」但是隨後他腦中所現出的文字，只不過是「唉，我甚麼也不像你，只有我這兩耳看看便要和你的運命一樣了！」

肖像旁邊還有一張等大的橫幅，是米雷（Millet）畫的「牧羊女兒」——一片曠野中一羣綿羊，前面一個低着頭的少女，旁邊還隱隱有隻小犬。愛牟平時很喜歡這幅畫。但他喜歡這幅畫的原因，却別有他的一種心理。他看見這幅畫，每愛連想到漢朝的蘇武來。蘇武在貝加爾湖湖畔，牧了十九年的羝羊，他回了漢朝以後，不知道他的羊兒怎麼樣了，不知道他的愛人，胡婦，又是怎麼樣了。那可憐的胡婦，必然每天抱着她的兒子通國，孤孤另另地，在那西比利亞大平原中代牧着她丈夫去後所剩下的羊羣；不然，便是自殺了。蘇武歸國的時候，不知道爲甚麼不把他的胡婦胡兒帶回？他怕只是個偽善者罷？

他怕只是個最常見最普遍的利己者罷？他怕只把她當成了個性慾發洩的機械罷？他還是受了國家觀念的束縛，受了舊禮制的制裁，受了盲目的環境的壓迫，他們生的慾望又太強烈了，欲死又不得死，纔兩人合意地離別了嗎？那他們心中的悲哀！那他們心中的悲哀！……一場悲劇的結末，可以從那畫中玩味出來——那畫中的少女，不就是那胡婦了嗎？胡婦了嗎？假使我自己是蘇武的時候……其實他自己的生涯和運命也和蘇武相彷彿。他也正是一場悲劇中的主要腳色。他這場悲劇還正在登台，不到閉幕時，還不能辨別到他的同異。

他的眼光，漸漸移到了這幅畫片上來。

(二)

愛牟本是四川人，他的故鄉是在西蜀的峨眉山下。家裏人口頗多，要算是鄉井中一門望族。在前清末季，學堂未開以前，他家中自行建設了一座學堂，教育他們兄弟姊妹。學堂前面有幾株古柳，一帶溪流，更遠處便是一帶峨眉山脈。山下有一片農田，四季之中，常換着新鮮的面目。峨眉山，山高勢遠，太陽沒入山後時，還要兩三個鐘頭，夜幕纔能緊閉。大渡河自南而來，奔流在村之東面，除却夏季洪水時期，河水幾度翻紅以外，平常是清可鑒人。在那悠長的黃昏期中，試由峨眉山麓徐徐走到大渡河邊，蒼然的暮色，漸漸迎人步武走入沙岸中來。催促河邊的放牛兒童們騎着牛兒從反對方面向山麓回去。河之東岸一帶淺山，夜妃出御時，即從淺山頂頭昇上，皓皓的光波照着晶晶流着的河水，灘聲遠聞，奏出一部永恆無際的交響樂曲（Symphonie）。